

株洲风物

打砬与推砬

彭运南

日前到茶陵高陇的白龙村下乡,在一罗姓人家的墙角看到一个物件,有两个年轻人甚是奇怪,问是何物,我说:“别急,先让大家猜个谜语玩玩。”我说:“木匠匠合力打造,一推一拉摇头晃脑,边吃边闹总是不饱,一日三餐功劳不小。”大家笑了,不用猜,答案肯定就是这东西。主人也笑了,的确,答案就是这东西,叫砬。

湘东茶乡的糯米酒是比较有名的,几乎家家户户有酿酒的习惯,酿酒先要把糯谷壳去掉变成糯米,这道程序就要靠砬来完成,俗称“推米”,也叫“砬谷”。在砬之前,人们靠石臼,石臼就是用大石头凿成的圆形坑洞,将糯谷适量倒入坑内,用木杵反复捣捣,稻壳便与米粒剥离,这个过程叫“舂米”。相对于石臼,砬的效果与效率好多了,劳动强度大为减轻。当然,砬并不是为酿酒而制造的,它其实是最原始的碾米机。

现在50岁上下的人对砬还是有记忆的,上世纪60年代,砬还是最普遍的碾米工具,一般一个家族内或是几个邻里间都会共有一个砬。

砬的结构,看上去并不复杂,但是,制作的程序和要求还是相当高的。整个过程大致分七个步骤:即备土、打砬盘、编砬圈、夯土、炒砬钉、打八卦、加工造型等。

备土是很有讲究的,要取山坳中特定部位呈金黄色的,无沙石粒,无腐殖质,黏性好的纯泥。挖取二三箩筐,晴天时摊开于干净的晒谷坪上,晒干、捣碎、过筛备用。

备好了土,然后要请木匠制作一个砬盘。砬盘并不复杂,就像在比较粗大的十字形座子上安放一个大木盆,只要大小适中并且结实牢靠就行,当然,为求美观也得打磨抛光才好。

砬盘打好后就在砬盘中心编织砬圈,砬圈的经线要嵌入砬盘底板以求稳固。一般要选择3年以上生的楠竹,织成约高70公分、直径60公分的圆圈。

接着是夯土。师傅将备好的泥粉倒在干净的地板上,掺合适量石灰粉,用口喷清水湿润,搅拌均匀。当达到一捏成团,一搓变粉时,便成了。再用木杵先夯下座的砬泥,添一层,夯一层,直到超过砬圈3公分左右为止。接着,将上座砬圈反扣在平整的地板上,在砬手的两端下面垫上砖,砬圈的下方放置捣碎的圆锥形砖土,再将杉木板制作的约20公分宽、15公分高的方框连接在砬手的正中部位,这时便可以倒入砬泥,直到夯结实为止。

夯完土就是炒砬钉。砬钉一般是以凿树或檀树等细叶木质紧密的木料,约长7公分,宽2至5公分,厚半公分。在大铁锅中倒入适量细沙粒,用火火烧炒,待沙粒发烫时,将削制好的砬钉片放进锅中一起连续翻炒,炒到砬钉片呈赤褐色且冒出香气时起锅,筛去沙粒,砬钉片则放置大盆筐中摊凉。炒过的砬钉可增加硬度和韧性,砬合时更耐磨。

打砬钉的时候到了。师傅在打磨平滑的两座砬的正面,用铅笔画好八卦线条,由内圆向外圆成直线辐射,就像一把把扇子摆在圆心的周围。按线钉木片,其木片不可全钉入砬泥中,应留出泥面近3公分,然后撒上砬泥粉,撒一层用工具在砬钉的间隙敲打结实,直到嵌入的砬泥与砬钉基本持平。这砬钉距圆心约10公分,离砬圈边约3公分,靠里行路少,靠外行路多,形似八卦,也算是暗藏玄机了。

最后一道工序是加工造型。上座砬,要将有砬钉的一面改朝下放平,把砬手上面的砬泥用铲子铲成一个光滑的锅底形,便于放置稻谷。砬手下方框内的砬泥则用凿子清除,便于让稻谷随着上座砬按顺时针旋转时,有规律地流入八卦槽中被碾压脱壳。此外,两座砬的八卦边缘,要将砬泥压制成光滑的圆状,既美观,又便于流出米粒与谷壳。

最后,将上座砬抬上去,让砬手中央的圆孔穿入下座的砬心棍,便合成整座新砬了。砬做成了还需做一个砬鼻钩,砬鼻钩的前端为七字形,下面装一个铁条,后端为丁字形,使用时,可将稻谷适量倒入上座砬的凹形中,并在楼板适当位置吊两根等长的绳子拴住砬鼻钩的后端以求省力,用着鼻钩前端的铁条勾住砬手一端的圆孔中,按顺时针方向用力推拉,那稻谷便会徐徐脱壳,连米带糠流到下方的砬盘中。

俗话说:“世上三般苦,砬谷踏碾挖荒古;世上三般松,吃烟屎尿抠鼻公”,可见砬谷不是一件轻易事。如今砬早已被现代化的机械取而代之,就像白龙这样的山区村也只偶尔砬着糯米以酿酒,打砬这项原本普遍的手工艺自然只是记忆中的风景了。



株洲文脉

风涛险恶昭陵渡 朱崖历历城墙石

杜甫诗《解忧》《遭遇》作于株洲的考证

【编者按】

公元769年春,杜甫离开潭州(今长沙),沿湘江南下,前往衡州(今衡阳)投奔旧识,曾在株洲短暂停留,并作诗,其中七首或多或少地留下了显著的株洲地理标签,而《解忧》《遭遇》两首未提及具体的地名。

株洲地方文史学者陈纪洋先生跟着地名普查工作者,沿着千余年前的杜甫足迹,结合湘江流域显著的地理环境和相关史籍资料,考证《解忧》和《遭遇》两诗的创作地点是在株洲。

陈纪洋

杜甫晚年流寓荆湘,留下了一百多首诗篇。其中《解忧》《遭遇》二首诗,是在大历四年(公元769年)春漂泊湘江时的作品。

这是两首因事立题的纪行诗,历来的杜诗注家,难以确定其写作的具体时间和地点。1982年,杭州师范学院樊维纲同志在研究杜甫湖南纪行诗的编次

《解忧》与昭陵渡

《解忧》在杜甫诗集中并不是名篇,但记述了诗人漂泊湘江时的行踪和沿江景物。诗云:“减米散同舟,路难思共济。向来云涛盘,众力亦不细。呀咽曾眼过,飞檐本无蒂。得失瞬息间,至远宜恐泥。百虑视安危,分明曩贤计。兹理庶可广,拳拳期勿替。”

清代杨伦笺注的《杜诗笺疏》一书中,《解忧》题注“上水得脱危险而作”;又引先注家所注,“云涛盘”是说船在“云涛之间盘绕,方言所谓‘盘滩’”。这就肯定了《解忧》是为过滩而作,但没有指出具体滩名。只是把此诗编列于《宿凿石浦》之前。《旧编湖南诗》已列此诗于《次空灵岸》之后,《宿花石戍》之前,但也没有举出诗作的具体地点。

空灵岸,即今之观音岩,由空灵岸至花石戍,有滩多处,其险处当首推昭陵渡。

我们把《解忧》作为诗人过昭陵渡脱险而作,联系此滩昔日的险状来看,是完全相符的。昭陵渡之险,古籍有不少记载。《读史方輿记要》卷八:昭陵渡,“怪石屹立,水势汹涌,舟行而掉其险”。乾隆《长沙府志》卷五说:昭陵渡,“滩石险阻,行舟覆溺者甚众”。光绪《湘潭县志》卷四载:昭陵渡,“石峰星错,川洪线引,商舟经汛,时虞损毁。旧设引船,晴旗雾鼓,每日薄薄,则征舟暂歇,破晓扬帆,雁行鱼贯”。古籍志书所载表明,昭陵渡是湘江株洲段最为险要之处。

以诗词记述昭陵渡险状的也不乏其人。如乾隆举人张九铨的《昭陵渡

《遭遇》与城墙石

《遭遇》是杜甫晚年具有代表性的作品。诗云:“砬折辞主人,开帆驾洪涛。春水满南国,朱崖云日高。舟子废寝食,飘风争所操。我行匪利涉,谢尔从者劳。石间采薇女,鬻市输官曹。丈夫死百役,暮返空村号。闻见事略同,刻剥及锥刀。贵人岂不仁,视汝如莠蒿。索钱多门户,丧乱纷嗷嗷。奈何黠吏徒,渔夺成通逃。自喜遂生理,花时甘缁袍。”

从诗的内容看,采薇女的苦难遭遇和民去村空的现实,激起了诗人强烈的忧愤感。这首诗对当时的达官贵人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谴责;而对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则表示深切的同情。

这首诗究竟写于何处?历来没有找到答案,一般只说是杜甫在湖南的重要作品罢了。现在,把这首诗列于《次晚洲》之后,即为诗人离开晚洲(今晚洲岛)后经过“城墙石”的作品,是有道理的。

依地理形势而言,“城墙石”位于晚洲岛之上,一公里的湘江北岸,现属王十乡赤石村,与衡山县隔江相望。一道二百多米长的朱色崖石,壁立江岸宛如城墙,故名“城墙石”,亦名“赤石”,这就是诗人所称的“朱崖”。这里距花石戍三十六里水路。杜甫从花石戍出发,到晚洲岛游历、访问和作《次

晚洲》诗,正遇上春水上涨(《次晚洲》诗有“晚洲”句),迎着洪涛继续溯江而上,开帆即经城墙石而下,行程计算正是中午时分。这些,与《遭遇》开篇的两句“砬折辞主人,开帆驾洪涛。春水满南国,朱崖云日高”正好相合。

城墙石这个地方自古以来既无津渡和集市,亦无名胜古迹,古籍也不见记载,是个不出名的地方,故此很少有人知道它,提到了它。

从诗的内容和诗人的心境来看,《遭遇》与《宿花石戍》《早发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。《遭遇》中所描绘的“石间采薇女”“暮返空村号”,显然是诗人在花石戍傍晚时所见到的。此诗中的“空村”与《宿花石戍》中“罢人不在村,野泉泉自注。柴扉虽未闭,农器尚牢固”的民逃村空情景完全相合。再有,诗人从花石戍出发时所作的《早发》一诗中,引用了“微颺俄首阳”这个典故,也是因见到采薇女有所感触而想到的。诗人耳闻目睹这一带人民水深火热的悲惨生活,激发了忧愤之情,在《宿花石戍》诗中沉痛高呼:“谁能叩君门,下令减征赋!”《遭遇》则发出“闻见事略同,刻剥及锥刀。贵人岂不仁,视汝如莠蒿”的感叹,说明这两首诗在诗人的思想感情上也是完全一致的。



现在的昭陵渡江面,早不复当年的风涛险恶

民俗文化

神奇的攸县话

刘宗良

在众多的地方方言中,我认为攸县话很奇特。

攸县话中有些词汇属于专指、特定,与普通话不同。例如:攸县话“捋豆荚等”,当中的“捋”,“等”就是特指的。捋,就是插的意思,但又不是全插。我们可以说把刺刀插入敌人的胸膛,却不能说把刺刀捋入敌人的胸膛。捋,专指插瓜果蔬菜的竿。一说到捋,我们眼前就有藤曼缠绕的感觉。同样的,等,专指捋瓜果蔬菜的竿,若用在其他地方就会出笑话。八竿子也打不到的亲戚不能说八竿子也打不到的亲戚。又如“盘”泥馓,就是扒开稀泥捉泥鳅,此处的“盘”,只能用于抓泥鳅。

攸县话表达的内容非常形象,生动。传说陈之馑到乡下去,在一个凉亭歇息,只见一个人匆匆来到凉亭。有人问他赶什么去,他说到县城去会陈之馑。“听说陈之馑会讲,我会写。我要跟他比试一下,看是他会讲还是我会写。”陈之馑听了笑着说:“不要去找陈之馑了,我是他学生,你先跟我比试,赢了再去找他。”这人欣然同意,拿出文房四宝。陈之馑见他做好了准备,用攸县土话:“唏嘿唏嘿一担谷,呢呢呢呢担到屋,唏哩啷啷推成米,布噜布噜煮成粥。”陈之馑讲完,这人还睁大眼睛望着他,根本没有动笔。看,攸县话多形象,多生动。又如,攸县某妇女死了丈夫,往往边哭边数:“哎呀,我的爷啊……攸县人一听都知道她死了丈夫,外地人还以为她死了父亲。把丈夫叫作爷,把女人对丈夫的情意、爱意、敬意全都包涵进去,形象地表明了夫妻间的恩爱。

攸县话表达的意思准确,细腻。例如:说某个地方不卫生。普通话通常是用脏,不卫生,不干净这类干巴巴的词汇。攸县话就不同。如果对小孩说,往往用“耳稀个”,如果不卫生的地方不大,用“夹无个”,大面积地方不卫生,用“奥哟个”,“死馊馊个”,如果脏得让人心里难受,攸县话用“生孽个”来形容。当然,这些语言,只有攸县人能听懂。攸县人还喜欢在有的词前面再加一个字,使它更富有表现力。比如:“焦干个”,“稀瘦个”,“革糙个”,“来胖个”,“蛇苦个”等等。前面这个字,更强调后面这个字,使其把意思表达得更准确。

攸县话读起来朗朗上口,很好听。就像上面所讲的陈之馑那段话,不管你读也好,唱也好,都很动听。又比如,一个人在犁田,用攸县话唱山歌:牛缰条子高高举哎,舍己就能多打谷,种田人都想大丰收哎,莫让人说我磕下颏。牛缰条子,用普通话说,应该是犁田赶牛的小竹竿,磕下颏,用普通话说,应该是给父母去脸。如果这首歌用普通话唱,变为:犁田赶牛的小竹竿高高举哎,勤劳就能多打谷。农民都想大丰收哎,莫让人说我磕下颏。看,又拗口又罗嗦,远不如攸县话那么好听。

当然,攸县话也有两个缺陷。一是土话里面有土话,方言里面有方言。正宗,标准的攸县话,被认为是城关、新市一带的话,外来语音污染较小。而山区和北乡人讲话卷舌音重,又an、ang不分。溇田话与攸县话差距较大。桃水人讲话更有味,“捞箕丁板凳”,“新鲜辣椒新鲜鱼”,更是受衡山话的影响,与正宗的攸县话有不同。二是攸县话外地人很难听懂,影响交流。“天不怕,地不怕,就怕攸县人讲普通话。”好在攸县人胆大,普通话中夹杂着攸县话,也敢讲出去。

当前,随着人口的流动,攸县人走出了家门,可以说,全国各地都有攸县人,都可以听见攸县话。可惜,你如果到外地听见了攸县话,尽管觉得乡音亲切,却没有“他乡遇故知”的感觉。此外,小孩子从幼儿园起学普通话,以至于一些小家伙不会讲攸县话了。这也不是什么好事,普通话固然要学好,那充满乡土气息,乡土文化的攸县话也不要丢,丢了可惜。

